

# 從林冲鬥棒想到以科學解易經

許逸之

年初「友聲」刊中屢見以科學說易經之文字，其間治學方法，似有關新校訓中「審問慎思明辨」諸則，感想所及，欲將管見寄登「友聲」，但念「友聲」寄到英國時已過數月，再以劣文寄臺，事過將半載，因而欲說還休，然終念文章之事與後輩治學精神有關，故仍寫下此文，希我交大諸學長、諸同學共究之。

西洋教士說教，必引聖經一節，而後借題發揮，今不妨如法泡製，引水滸第九回中一段，以為開端，何況讀說易之文字時，確實想到施耐菴此段文字。查第九回中林冲已成罪囚，充軍去草料場，過柴進家中，柴進請之與洪教頭比武。話說：

……洪教頭深怪林冲來，又要爭這個大銀子，又怕輸了銳氣，把棒來盡心使個旗鼓，吐個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裡只要我贏他，也橫着棒使個門戶吐個勢，喚做「撥草尋蛇勢」

所謂「吐勢」與「門戶」乃武器未交之前之姿勢，以為攻禦之備。此次鬪棒水滸中並未詳細描寫，然簡單

數句之中已盡寫洪教頭之誇張輕舉，林冲之細心誘敵，即在吐勢之名號中暗示出來。憶在交大從學時，有教授訓我科學之道理曰，科學文字與中國古文有不同，中國古文每重攙統，天下事欲一言而蔽之，科學之所治，則不嫌微細唯求切實。故古文家或曰「夫天下之勢……」或曰「凡濟民治國者……」所包括遠大，可謂文學之「吐勢」作文之「門戶」，可喚做「把火燒天勢」。科學論文則不然，小至一蟲一蟻，微至某定論之特殊情形，唯求確實無可辯否，皆有價值。其心理姿態，豈不似「撥草尋蛇勢」。西洋哲學文典亦重攙統，一家推倒一家，皆包含宇宙之論。曾有哲學系教授譏科學院同事曰：「可憐諸君，各手把放大鏡，沿知識之邊界匍匐爬行」(“Crawling at the boundary of knowledge with a hand lens.”) 意謂即有所得，所值無幾，該科學院同事答曰：「此確科學進步之道也，得一寸是實地一寸，千百人為之千百年，至有今日之成就」。

且說研究易經，擬有兩種之研究法，一曰考據，

一曰闡理。二者之目的不同，其所解決之問題亦異，易經中文字出於多手，各成分之時代不同，而其寫作之動機目的亦不同，當時著文不是以刀刻即是以漆塗，可能寫字困難使文字簡略，文字一簡略不免不明晰，又時隔數千年，同時之書籍可以參考者又無多。自然許多字義現在不容易確定，欲瞭解當時各著者所欲說者為何，因何以為所說者值得刻之於竹，此考據之功也，古書所歷過久，多項此種研究法以定其義，科學精神之有益於此種研究工作，在於不牽強附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寧可認無知，不肯強猜辯。

科學書籍多無用考據，因科學之古書無多，現代作家文字唯求明白，所不易明瞭不在於字義與著作用意之不明，而在於理路之深奧。如一本數學或工程著作，文字皆易懂，其道理則須教師解釋自做習題而後可悟其妙。

今研究易經，先須辨清是以之為歷史文獻研究乎，或是以之為科學著作研究乎，前者為考據之功，後者為闡理之事，考據有考據之問題與成果，闡理有關理之目的與功效，二者不可混而談之。

以科學闡明易理，亦無不可，但似須先避兩種之障礙，第一種可以喚做「文化掃臺」之蔽，第二種可以喚做「雨村聯宗」之蔽。科學發展於歐西，到近世大昌，其於知識與文化之貢獻非其他文化所可比，埃及、巴比倫、羅馬、印度、中國各文化在科學一節上皆遜於歐西，此不可否認之事實也，但自西學流入中國以來，有一種學者具一種打掃臺之心理，死不肯認輸，必要說出中國文化之優越性，因此希臘既有兩部史詩，中國雖明明無史詩，硬說你有 *Odyssey* 我有 *西遊記*，你有 *Iliad* 我有封神榜(荷馬史詩 *Iliad* 述希臘與隣國交戰，兩軍各有神助之事，*Odyssey* 記希臘英雄戰後歸國，途歷險阻事)，又有中國基督徒以教主不生中國，猶太為上帝選民不服氣，硬尋出墨子中已提及十字架，近世更有倡中國文字中已含相對論之旨義者，且你有發電機，我早有木牛流馬，其他類似理論不煩枚舉，凡打掃臺之心理出於火氣，新校訓引諸葛亮「非恬淡無以明志，無寧靜無以致遠」。平心靜氣論之，相對論所解決之力學問題豈中國古創字者之所能明瞭，先秦諸子總不免有提木架者，當時何能未卜先知十字架上神子為祭牲之說。

「雨村聯宗」之名，聊借紅樓夢故事，賈雨村與賈府實無親屬關係，但賈府貴顯，所以對冷子興說：「寒族流寓各省」，硬牽上去。西洋科學有許多妙法，其用甚廣，如正負二電、卡氏坐標、二進位算術，其義理所涉基礎廣汎，非偶爾一言一形之所得。物之相反者各民族各文化中皆有說有文，波斯以善惡立教，基督教之約翰福音開章以明暗之別爲本，中國則有陰陽之說，電學輸入我國，譯電極爲陰陽，今以陰陽反言我先聖早已預見現代物理基礎，豈不是「以章牽牛」。使我先聖早見物理數學原理，何以無解釋幾何核子物理之昌明，可知陰陽正負偶兩形之相似，可引爲趣談，無深切之理據也，如寧波人先發現新大陸之理論，所據者 Alaska 乃「阿拉世界」也。趣則趣矣，不足爲據也。陰陽兩儀更相重疊爲三爻，自然成爲八種形象，此乃一簡單之排列羣 permutation group，若據之以證易經中早有羣論，可乎，再以 101101 等號代八卦中之三爻，則又符合結晶學中之晶體面，據之以說周公早知結晶學，可乎。

能，我國八卦干支風水星命之說皆本於此。其他民族亦然，佛教密宗有聖音之說，謂說此音者有辟邪海災之功，其說由印度輸入，今尚有唵佛號者，猶太教不許說耶和華之名，中國民間信符，書符加門楣禦鬼，西洋亦有十字架禦魔之說，故教皇每以指憑空畫之，是故卜用八卦無足爲異。卡氏坐標、結晶體幾何、二進位算術，皆無何神秘，使發明八卦者知此等數學物理原則，則八卦何可以卜。美國西岸宗教信仰離奇，無怪不有，亦未聞以解釋幾何算命扶乩者，反之，若八卦確有奧秘性能，先聖發現之，可賴以預知未來，今尚可用，則坊間頗有卦攤可以供用，與坐標軸、二進位聯宗，豈不揭敗其神乎其神歟。

易經中後期加入之部分多涉道德，孔教之遵易爲五經之一，殆由於是，若易經專爲卜筮，則必流爲術數之家不列於經矣，由卜筮之文引伸至道德，乃一種文字之技巧修辭之方法，不可不明辨，不可不慎思也。詩有賦比興之義，比也者即是引伸之修辭方法，如論語中「繪事後素」引伸至「禮後乎」，詩人自然想像力更大，「流水落花春去也」一引居然引出「天

科學不發達之民族，每以數目並線形有神秘之性

上人間」來，「桃之夭夭」一引引出討媳婦來，但詩道是詩道，物理是物理，二者迥然不同，若使修辭與物理混淆，則所結之論必不足觀矣，此理似極易明，然間尚有亂之者，聯想乃詩人之權利，但未必是科學之方法，小學教科書說牛頓坐樹下打瞌睡，遭一蘋果落下打中頭上，因悟萬有吸力，論者以爲此故事當爲佛教徒所謬傳，蓋襲菩提樹下悟道故事也，此演義之技巧非科學方法也。牛頓之書廣引數學，旁證深博，豈一果之可悟，不然，大學物理系何不多值果樹學士人人守株待果，文學技巧與科學方法混沌而談，其妄必至於此。紅樓夢第一回云女媧氏爲補天煉石三萬五千二百零一塊，論者以一年比三百五十二日略長，故我國女媧氏早有天文知識。又十天干應十進位算術基礎，十二地支合一年十二月，西洋天儀 Zodiac 亦分十二宮，且十二進位較十進位方便（可以除三除四除五除六）故十干十二支滙合六十花甲子，可說爲數學之大道理大發明，如此說法，豈非科學之封神 Iliad 西遊 Odyssey 乎。

敬和敏智上人唱酬辱勸吾居士百字偈並東

勸吾  
家楨 諸兄 趙會珏（眞覺） 合十  
一樵

上人來萬里	佛土何堂堂	唯識列三性
弘道逮十方	同修聯翩至	勝會豈喜常
說法隨深淺	了達除迷茫	本質淨無物
心造云何惶	法門總不二	正見乃慈航
鄰座多居士	行健悲智昌	善哉新樂土
三寶無限藏	萬古加拿大	功德喜君新
圓音開闕奧	信解不淺嘗	

錄敏智上人原詩

因緣講深密	初上第一堂	法城維摩結
雲集來遠方	名相與分別	如智契眞常
楞伽列五法	有無假空茫	愚固徧計執
終日栖惶惶	聖解依他起	三年大願航
眞如原無相	樹鏡名不昌	常樂我淨德
深含如來藏	吸盡西口水	護法心益彰
的西來意	甘露久先嘗	

(1) 敏智法師自香港蒞美，原爲常州天寧寺方丈。  
(2) 智勸吾先生在加拿大宏揚佛法。